



佩韋齋輯聞四卷



宋俞德鄰撰多考論經史
閒及當代故實與典籍藝
文頗為詳核惟第四卷皆
解四書往往橫生新意傷
於穿鑿

余量^童非讀書粗能強記一二至聞先生長者緒言餘
論雖曠日累月犹在負劍辟耳時也今老矣神志衰
耗前後遺^遺忘間者追念舊聞十七八九日竊自慨矣
暑熏赫友朋絕不往來蔡林北牖吟嘆呻吟命兒輩
濡筆錄之得數千言雖汗庸俗可厭可鄙然疑々
信々實區蓋之談殆号玉卮無当者異也先儒有筆
記有漫錄有燕語為書不一皆彙出六經事兼百氏
究帝王之則啟聖賢之蘊余之繆季雜^季一臚傳風
一聽何能進于是不過從兒輩^臨臨而巳雖然^在不
勝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從事于博^奕奕者乎序而
藏之曰命曰佩韋齋輯聞嗣有所得又將續書太玉

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人', '德鄰', '宗大父', and '佩韋齋輯聞卷一']

佩韋齋輯聞卷一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堯舜之臣禹稷契臯陶益皆有天功德于民者也禹
受禪為夏載記回百契之後生湯革夏為殷載祀六
百后稷之後生武王革殷為周祀六百天之載振後
矣臯陶与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益之後生始皇混一
四海不过二世臯陶之後雖莫不夢春秋之世楚成
大心滅六公子之歸心滅蓼至漢九江英布先黜而王
后叛而夷視益又不逮焉何哉豈益焚山澤不免戕
物之命激問如臯陶雖曰惟明克允而刑實傷人之
具不然造物何晉于此而臣之後也嗚呼為臯陶尚尔

而况不為臯陶者乎

漢自元帝至平帝禍亂皆起于宦官外戚然台之者
實帝也宣宏恭石頭以明法進宣帝用之則宦官之
禍始于宣帝矣許史哀有王氏王氏衰有丁傅丁傅
衰莽繼之則外戚之禍始于宣帝矣東萊呂公謂宣
帝雖中興之君實基禍之主有以夫

曹操以鬼域之計挾天子弑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
孔融殺崔炎誅荀彧禮樂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傳
至丕卒移漢鼎操疑得志于地下矣然自操肇謀迄于
國之五六十載間實与司馬氏相終始方懿辭操辟
操之志狀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于操未幾把握魏

政殺楚王彪置諸王公于鄴至再世受遺父子祖孫
相繼秉國師廢齊王昭殺高貴鄉公不三四年易魏
為晉視操之脅制漢室殆有甚焉慨乎天網如此世
之懷嘉孕逆竊窺人宗社者安知無與午氏之踵其
後耶

司馬懿為魏上將軍征伐四克遂陰懷不臣之志及師
始廢二王殺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稱兵相屠惠帝
侍愚食餅中毒杯慙身為降虜行酒執蓋万世有餘恥
既而中原板蕩宗廟焚沒雖元帝再造而石馬犧牛之
識晉已非復興午氏矣自武至愨僅四帝都洛陽僅五
十二年中間亂離屈辱前古所罕見亂臣賊子二何

利而為之乎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莽篡漢強欲嫁之后不從揚聖
女為周宣帝后聖有異志后憤惋形于辭色及聖受
禪欲奪后志后亦不許天理民彝雖婦人女子有不能
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賢不肖之相去何如哉大
相遠哉

古婦人書既往來之儀史不詳見曾操下夫人与楊
太尉夫人袁氏書云下頓書及揚夫人答書乃云虎
袁氏頓首頓首豈以卑答尊遂冠夫之名于某氏之
上耶

漢桓帝朝陳蕃荐徐穉等五处士皆屢徵不起帝欲

圖姜肱之刑肱卧闇室卒不使畫工見之他时竇憲
荐揚喬徽之反朝帝愛其才貌欲使尚主喬固辭至
不食卒是以可以庶頑立懦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李于徐文遠及密起兵使文遠坐
南面倚弟子礼拜之及文遠見世充乃輒先拜或云
君倍密而下公何也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
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對而動可也乃知李密之
待故人能謙下如是君子之秘非溢美也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
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乃知參拜之礼于故為
重

蔡文姬云臣文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云八分張怀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杜詩蒼頡鳥跡既茫昧字体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必有大小二篆而出正如文姬之言若但類楷字而分散非古也梁元帝時有荆非放生亭碑載藝文類聚則放生非始于唐也

醢釋名苦酒即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販苦酒与百姓爭錐刀之利則官司鬻醋見于魏初

士大夫饒身修行固不求後世之知然行同乎古人而名不聞于後世亦尚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飢黔敖為而名不問于後世亦尚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飢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實之然未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充其介夷齊之流也而氏民無傳焉可慨也已爰旌日事亦与蒙袂輯屨者同乃託列子以顯其亦有幸不幸耶

漢高祖經營之初招亡納叛既定天下則崇節義以厲風俗蓋知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故季布斬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然鄭君嘗事項籍之死屬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

此正節義之士高祖乃及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何其戾也稱高祖豁達大度吾于此不无遺憾矣唐
世系載鄭君名榮大司農當時蓋其後云

楊宝当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及王莽居揖与西突蔣
詡俱被徵遂遁迹不知所之光武高其節建武中遣
公車徵諸闕老病不知卒于家其後震生秉之生彪
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都顯族胡廣六世祖劉清
高有志節王莽居揖劉亦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
交趾隱于屠肆之間後光仕漢位公台者三十餘年
歷事二帝是皆潛隱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蘓
子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其

其子孫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餐天下之福蓋造物
報施之理誠然不誣也

老孝庵筆記載虞少崔言傳子駿云洪範無偏無党
王道蕩々無党無偏王道平々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会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至
曰王極之敷言乃其之語

秦始皇併吞六國執馭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欲
帝万世其至大矣然即位之年甲寅漢高帝生焉越
十五年己巳項籍又生焉始皇南巡会稽高帝時年
二十有七項籍十二三年已有取而代之意造化
倚伏默寓于冥々之間嘻可畏哉

司馬公著資治通鑑垂萬世法獨以魏接漢統疑蜀
先生非中山靖王之後至諸葛亮伐魏皆以入
寇書此不可曉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秦
置宗正漢因之以叙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于
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後漢置宗正卿掌
序錄王國嫡庶之次与宗室親屬遠近安有漢室尚
存而无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後者孔明一代偉人
且生于漢世安有不知元德而輕于以身許之者况
操丕之姦雄使元德而冒靖王之胤其許之亦久矣
顧豈待後人以之耶晉史自帝魏後賈合更張世元
魯連子千載後悲傷文公此得其意微矣

蜀譙周問杜瓊曰春秋讖謂代漢者當塗高而周微
君羣以為魏者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
人取類言宗周曰曰古者名官賤不言曹自漢以來
吏言屬曹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其後譙周緣瓊言
遂曰春秋傳著晉魏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之服曰
矣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
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其後果如服言及漢灵帝
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皆廢為諸侯言与師
服相似也先生主洋備其訓具也嗣主名禪其訓授也
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後景耀五年宮中大樹
無故自折周深憂之无所与言乃書挂象而大期之会

具而授若復何言釋曰曹者車也魏者大也車而大天下其當會也言蜀之將歸于魏也蜀果亡悉如周言予以詞考之固不過因杜瓊之詞而推廣之殊无意象而卒驗者上豈瓊亦有默授之者耶雖然以新造之蜀先生崩武侯薨禪以闇弱之資而又礙于闇豈使无此識其能身魏乎

三輔黃圖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注多取焉然不載作者氏名唐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列地類之首然不著何人作也其間多用臣劾漢書集解劾後漢建安時人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此圖閱以為批故荀昌言以為漢魏間人所作今考此

書其載治所云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于神明臺云魏文帝徙銅盤于折折聲聞數十里書載光武漢文帝真漢魏間人作也

先儒謂五代之君周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至謂作史欲起自梁之丁卯訖于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書建年其意亦微矣

真面時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輒比上德為桀紂比秦御上命宮人錄訟訴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寔无他若併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愚民无亦可憐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真面有

焉

仁宗一日問養人折來幾分對曰折文分訝其太過
旨折五分次日供進偶暴下歎曰習使然也旨如舊
一日太官進膳飯有砒石上含之密示嬪御曰慎勿
語人又一日思菟技有司奏供已尽近侍曰市有鬻
者上曰不可未幾恐增上供之數又一夕思燒羊頭
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宣取後必設殺以備
暴殄元窮矣其儉德如此

嘉祐中韓 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飢韓振
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曰揭榜鄰竟諭以救卹之意
使來就鄰竟民襁而至者不可勝數倉廩既竭

又乏寬間之居以處之曰感疾疫死者相枕籍朝亦
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夢召至陰府治韓司門振濟
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竟得疾旬日而卒振濟本仁
者用心務廣其聲而實不至尚羅陰責乃若老羸轉
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
司莫以告者詎獨見赦于冥之間耶

昌陵初即位誓不殺大臣不殺功臣不殺諫臣折三
矢藏之太庙俾子孫世守之徽宗北狩懼祖訓之失
墜也以黃中單親書之遺內侍曹勛問道歸因付之
思陵子孫罔敢踰越周家忠厚未_必過之
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

德仲和甫僕也僕蘇子瞻賦也

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而曰鄒訢釋多不曉其義聞
之先輩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朱其後也樂記讀沂
為蕞謂之鄒訢實文公姓名也司馬在洛公一日深
衣散步過康節天津之居設謁者曰程秀才康節出
接則公也怪而問其故公笑曰司馬氏非出程伯休
父乎文公或忘本諸此
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暨陶者臚唱久不_應上顧左
右燕丞相公恐當呼訖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
後也上命以訖音呼之果出_應問其里曰崇安人上
顧燕曰亦_異人也

燕丞相頌嘗曰宋所以太平百三十餘年而內外無
者宗宣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无利謁公族世祿之
家无驕陵而守礼法至神庙招駙馬不許并行此尤
足以風勵天下矣

韓非子載師曠鼓琴事雖幾于誕然或者有之余里
人郭楚望以善鼓琴名淳景間一日郡守資政趙公
招飲雁池閣月夜鼓一再行有物似魚非魚跳躍于
池中者數四守怪之莫測也他日復鼓前操復跳躍
如故明日涸池水得之得无射律招蓋沈埋久通
鼓无射調_應聲_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數月或謂宋以火德王

寅午戌火在^位人臣當避之若然則進代之戒殊非古制然以木德王者不聞避亥卯未以金德王者不聞避巳酉丑何也或為商之屬金寅午戌屬火之能尅金故避之然則亥卯未日支干之屬火者亦當避耶何忘乎寅午戌月而已或謂正月謂少陽用事万物茂生五月為太陽用事万物長養九月為太陰用事万物蕭殺當万物推移之時以此月季事多忌猶不可曉惟竇革唐書晉訓高祖紀任曰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且引釋氏賀^智論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洲^部故此三月者停刑修善今之州郡此三月不支羊肉錢

先儒遂以正五九不上官政沿襲唐家故事案漢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九月視事又漢朔方太守碑曰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衛令五年正月到官刈而漢以前未嘗忌此三月疑若真始于唐者及讀齊書高洋謀參纂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于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此忌自魏已^有之又非始于唐也然唐獨孤及集有舒州到任表云九月到州訖則唐人亦有不忘九月者又何耶今之曆書多本于唐一行禪師于此三月亦多礼上吉日是未嘗為忌也

鄒陽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愚騷
故魏人庾浩亦曰清者聖濁者賢而徐邈又有頗復
中聖人之說然皇甫嵩作醉鄉日月允酒以色清味
重而飴者為金色濁如金而味醉且苦者為賢色黑
而酸醜者為愚又以家醪醪觴醉人為君子以家醪
黍觴醉人者為中庸以巷醪醪麴觴醉人者為小人
則酒之品目又不止于聖賢矣

杜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又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
之亦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後世遂
以唐人好飲甜酒然考退之詩又自有酒味冷冽之
語而樂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

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酒詩又曰揭纓聞時香酷烈
封餅貯後味甘辛則甘辛苦烈乃酒味之極佳者唐
賢與今人之好大抵相類所謂至于口天下期于易
牙者齋錫之喻不過取其醇醲而已

典論護孝灵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楊松玠淡
數記北齊虞道愔長安酒子斗價三百唐食貨志德
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
千斛直三千是史載酒價之貴也白樂天與劉夢得
間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白
詩金壘清酒價十千玉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
輔詩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

君醉推德與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
君權十千沽一斗抑何酒價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謂
此乃詩人寓言不過取曹子建樂府中語予以諸賢
詩考之似皆撫當時之實非寓言比然杜少陵詩街
頭酒價常苦貴坊外酒後稀醉眠速宜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三百一斗少陵猶以為貴而諸賢皆
以一斗十千為詠又何貴賤懸絕如此

蔡邕為漢名臣而無後雖有女傳業尚賢者傷之後
讀漢史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
稱尚父邕以為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至邕集中
乃有荐董卓表謂卓功參固霍而止于三事無異于

衆宜以為相國位在太傅上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則
異時卓為相國正邕之所啟也豈以是而獲廢冥者
歟鄧攸亦晉之賢者世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然考之晉史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
縛於道旁夫追而不及尚當憐之追及矣而縛於道
旁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豈以是歟
古語云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者然孔子
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又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
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志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

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合二者以觀人亦可以知其概也已
律禁殺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傳昭性萬敬子婦嘗
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名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
不可取而埋之疑殺牛之禁自梁始案曲禮天子以
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古者天子諸侯大
夫皆以牛祭也王制又曰祭天地之牛角鬮栗宗廟
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用於祭祀而賓客
燕享亦或用之惟未見用於士庶人家然易稱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泛言東鄰則又
似不專主于天子諸侯大夫者徃徃祭祀賓客或可

通用至于諸侯无故不殺牛苟无故諸侯亦不敢殺
也古人犯祀甚于犯法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東漢
第五倫為会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到
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妻屠牛者吏輒行罰
則殺牛有罰自東漢已然矣要知服田力穡牛實有
功于生人者禁而勿殺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燧人氏鑽火至周四時爰國火蓋春取榆柳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
槐檀之火一爨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及規洪範五
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改火性炎上者也是老
則愈烈于是遇物輒然若新火性柔青光烟乃無

忽勝速熾之患縱使延燎亦易撲滅是矧古人鑽燧
改火之意也唐人詩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
侯家不过為節物之戲玩耳

佩韋齋輯聞卷二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韓退之所類師琴詩極模寫形容之妙疑專于蒼穎
者然于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濕衣浹滂穎乎爾誠
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于穎多矣太季所琴序
則曰有一儒生抱琴而未歷階而升坐于尊祖之旁
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
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者想無寧之詠嘆及莫而退
皆克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意合詩
与序而規其去取較然擲又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
而冰炭我腸使泪滂而衣濕殆非琴之正也

陶淵明止酒詩蓋不_得波已而欲止于酒止猶綿蠻黃
鳥止于邱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生止高
蔭步止單門味止園葵惟止雜子皆止其所止也而
平生乃不能止于酒焉暮止則寢不安晨止則起不
能日之欲止之則營衛不理是豈溷世全身之道哉
今覓止酒為善雖止扶桑淡可也又何獨止扶桑淡
哉雖千万祀亦可也其旨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微痛
坐杯酌止酒刈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故
淵明之意耶

張司業節婦吟君知妾有婦贈妾双明珠感君纏綿
意繫在羅裙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双泪
垂君不相逢未嫁时礼男女授受不親婦人移天理
不应受他人之贈今受明珠而繫襦明珠而垂淚其
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尚得謂之節婦乎

東坡秦穆公墓詩秦泉在城東墓在城西无百步乃
知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藏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
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
之二王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無殺其身今人不
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夫古人不可望今人蓋可
傷及居海外和淵明詠三良詩則云此生太山重忽
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

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
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明則同其歸願命有治亂臣
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
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黜妻衣与前詩意若大
戾雖老成之見与年少異然可以死可以死皆事
君立身之大義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卷耳夫行狩于外其室家閔其勤勞而作也正与汝
墳殷其雷象同故曰嗟我怀人曰我馬瘠矣我僕痛
矣人曰我怀馬曰僕曰我僕豈后妃之言臣下哉說
者承小序之誤故遷就而為之辭耳
采芣俱諫也一日不見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

若太過者然武安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潛已行董
仲舒遷膠西相而幾不免于禍村之及姦鋒中人瞬息
間事此詩人所以深慎也

小弁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急而反跋
之然者不忍去也何不忍哉雉之雛也尚求其雌王
豈不念后乎木之壞也尚疾無枝王豈不念太子乎
吾之憂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此人之子至孝不敢以
无天理人心者量其親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盬而末章独无之盖王
事畢而歸也故曰將母未諗以養親之志而未告于
君也不然將駟馳之不暇而遂其私乎而暇于此詩可

以見臣之子心矣
狡童序謂刺鄭忽而作諸家皆祖其說惟岷隱戴氏
謂山有扶蕪指狡童為在野朝之小人今此詩不當
以為然公意當時必有用事如董賢者彼狡童耳子
身之狎乃不与我言子雖不我与我維子之故至不
能食不能餐子独不察我乎詳味此說則子正指昭
公而狡童則指用事者也世子忽年既長矣帥師救
鄭再卻齊侯之昏不可以為童子况忽非有大罪者
国人特閔其微弱无忠良為子助耳詩人主文而讀
諫安有斥其君為狡童而圣人錄之者褻裳之詩亦
然子為思我言昭公而思我之則褻裳裳而涉漆子

不我思豈无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乱政耳亦非斥其
君為狡童也

無衣有大夫言之則美無公由圣人言之武公之罪

大矣武公自負疆大本請命于天子乃使其大夫風

天子之使而取之其志何如也豈曰無衣自詭以盛

疆也不如子之衣是以敵已者相視也衣者天子之

衣豈使臣之衣也命曰侯伯之服六命曰子男之服

爰六言也非武公之謙辭也當是時晉猶未甚疆非

得天子命服不可久安故六命七命皆可恃以為安

且吉安且順也然以左氏傳及史証考之則周之失

亦甚矣平王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于曲沃

諸侯專而王不之向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
欲納成師王又不問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
晉孝侯而王又而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
晉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始命
虢伐曲沃立晉哀侯四失也十三曲沃武公弑晉小
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
又明年虢仲為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王綱若少
振矣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受賂乃命之為諸侯五失
也孔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陵夷至
此周其能久乎君子于无衣之詩可以知周之終于
不競矣

黍離一詩元成劉氏曰人之情于惡樂之事初遇之
則其心愛焉次則微愛久則安之矣至于君子忠厚
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
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慨之意終始如
一不少愛而愈深此則詩人所以為忠厚也噫予于
是而重有感矣然黍離王國之詩降而為風自季札
覲樂已然非夫子刪詩而降之也

簡兮之詩衛之賢以万舞為耻君子陽之周之賢以
執簧執翻為樂均一弃賢也然賢者有取心則國猶
可為也賢而樂于執簧執翻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
尚忍言哉

式微黎之臣于作也是時衛之君與其夫人並為淫
亂黎之臣實醜之然黎有狄君雜寓于衛臣不得不從
焉而心蓋以寓為恥也故曰故為乎中露之言其濡
染也胡為乎泥中泥言其陷溺也黎雖滅亡猶醜衛
之淫亂則淫亂之醜其甚于滅亡也多矣

凱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友廬陵危仁夫曰是
詩當于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凱風吹之至
天之子之成則母之抚我育我出入覆我其劬勞亦甚
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况于小過而敢怨乎故曰母
氏至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
責而一毫怨恚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强矯飾而然也

皆天理人之心自然而發見者也

將仲子毛氏之說失之矣京之不度祭仲諫之莊公
弗納非有愛于叔段也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我
國人之言故未敢亟圖之耳然兄弟同氣古人譬之
手足而是詩擬之以杞以桑以檀皆有可以斬伐之
理則詩人之意固有在矣可畏者有時而不是可懷
者有時而不懷段其能自免乎現此詩也則克段于
鄆顧豈在于子封出車之時耶

遵大路國人留賢而作也古之去國者或問道奔亡
而君有猶面行焉今也遵大路而去顯然与莊公絕
絕矣國之由賢者于大路之中執其袵執其手莫少

需之母我魏惠又引其故与好者而感動之其情切
矣而莊公所其自去本固聞知則其失道也甚矣
風雨之詩非思君子也世亂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
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逃
空谷者聞人足音豈然而喜也
柏梁體詩起于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旧
事云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銅為柱
三秦祀曰上有銅鳳名鳳闕臺武帝詔羣臣二千石
能無七言者賦之句各七言三句末皆諧韵仍各述所
賦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司農則曰陳象
万斛揚以箕他皆類此後世遂為詩體云

淇澳云綠竹猗猗注菴蓐也又尔雅竹篇菴也似
小藜亦莖節好生遂旁可食又云朝詩作菴音菴亦
云篇竹余嘗疑之史記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
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决决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
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楫天子既臨决河悼功
之不成乃作歌曰云々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
衛人罪也小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顏林竹兮楫石葛
晉灼注淇園衛苑也多篠顏師古曰顏林竹者即上
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楫又任昉述異祀衛有淇園
出竹在淇水之上梁元帝竹詩云淇谷管新抽淇
園竹後收則淇澳從來產竹明矣所謂菴蓐篇菴之

類將別有所擬

甲戌夏予游江旅邸題詩滿壁獨記憶數首爰久忘其氏名因錄于左過常山云茶蘼香夢怯春寒晝永簾垂燕子閑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念過常山閨怨云有約未歸蚕結局小軒空度牡丹春夜來揀盡鴛鴦繭曲織征衫寄遠人謾題云南國傷諗綠蕙茲西園謊價指蒲桃惟餘白髮存公道近日豪宗染駭毛王荆公讀書堂詩云烏石岡頭上冢歸柘岡西畔下書帷辛夷花發白如雪萬國春風慶曆時此詩志婉而成章者也

予于北士家見二詩其一讀史詩曰襄漢雲屯十萬

兵習池酩酊不曾醒紛了誤晉皆渠輩何獨王家一寧馨德祐末邊將沈溺酒色兵事起賣降後乃指儒臣以誤國此可以閉其口而奪之氣矣

杜子美晚行口號有云市朝今日異幾幾時休還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然江總還宅詩紅顏辭鞞洛白首入輾轅乘春還故里徐步采芳蓀未嘗黑頭也

梅亭李公甫工耦儂之文好用經句守茶州日四川茶馬司欲奪茶之監井而摧之公甫申省爭辯一聯云征高自此始矣必求危斷而登之作備其死復乎謂其象人而用也蓋茶素無摧監之禁苟井隸茶馬

司則推蓋將昉于此詞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載他作間有字強偶合者勿逮也

饒公應危以折由提刑除直顯文閣浙東安撫使兼知紹興府余代為賀劄有云翠節底立功紅旆易鎮對揚光訓正顯武文王之謨保釐東郊祇命以周公之事又曰大都之尹羣州之節式過唐帥之行會念稽所喜京兆所思渾印坡公之句

黃尚書万石曰以朱制置禮孫辟為廣西經畧司王管机宜文字雖不就常執門生之礼事之王守吳朱守當塗書文往來殆无虛月朱後為四川宣抚黃俾余作劄賀之欲述其遠慕遠慕之意余偶得一聯云研

所見數十人未有盧公之知己今去五千里何由張籍之致身

黃公万石將漕福建兼知建寧府通安熟米斗至錢貫五百因禁官民毋得釀酒令行數月米價頓減既而寓公招宴以之酒往々煮參枣湯代之樂語云如此風月夜願安所得酒乎在乎山水間醒能述以文也然不知何人所作又沿江制置司中秋大宴樂語有云試問夜何如坐着疎星度河漢但願人長久不妨千里共婵娟亦不记何人作也又某人由松江制幕召試管戡將行制置司請于朝旨帶行秘書省正字仍曰戡其謝啟云夢玉字瓊樓之邃何似人間綸

中衢敦夫若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鑄之一字
雖為崎嶇

丞相趙忠靖蔡少負經濟之才賦事科奉以戰多致
宰相輔給事中徐青叟敵之謂宰相非賞功之官且援
宰相須用讀書人為辭忠靖以此力乞骸以歸既得
請其謝表曰雖霍光不季无術固難免于中訖然舉
陶所讀何書敢以是而自解舉夔稷契所讀何書趙
清猷答荆公語也用當家事並見其二

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云
峻極于天誕彌厥月綵衣廟廟昔無一品之曾參袞
繡山林今有半間之姪旦蓋賈有所生之母朝命封

兩國賜号寿賢而新築亭于葛嶺私第扁曰半間故
也其結聯云日長門館生对南北峰之高时浙廟堂
尽付東西殿之問賈甚称賞以此峻除列院然識者
謂晋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犹曰我以吾仁我以吾
義是豈較一品者周公思兼王三坐以待旦又豈志
半間者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峰殆俗語耳
豈一时偶阿其所好耶

東坡先生又章奴一世韓文公庙碑尤奇偉但先輩
以詩中作書詆佛訛君王之語謂君王非可訛者汚
水規宣王不如易以規字為善予謂山谷病起十詩
以不愧少陵至曰頽水狂士而尚書本意扶日上天

衢敦夫若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鑄之一字雖
為崎嶇發然父亦豈可鑄乎父慈子嚴則有之矣
征商自賤丈夫始孟子言之隋志晉自過江凡貨賣
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四百入官賣者三五
百買者百一曰知稅契錢自晉始

明道間嵩山石室中有在僧誦經法華經棲泊二十
年形土木也飲食狹鳥也扣其真指不可具道嘗曰
古之人念之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之在散亂何
由定歐陽永叔尹師魯最闕佛者聞之亦不覺心醉
謝希深与梅圣俞書云

秦檜為相怙权恃援沮復讎之說誅殺勲臣誣陷忠

良死之日詔譔神道碑士大夫肯執筆者然其子孫
迄宋之亡仕者不能或疑造物報施之誤至閱四朝
聞見錄遂以為檢息兵和戎生民賴以休息时有太
平翁之号恐造物以此佑之余現靖康末檢在粘
罕榮首入議狀乞存趙氏其後徐揆黃時称段光遠
始繼之一日粘罕謂莫侔曰搜尋宗室有所未盡侔
陳計俾于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各行根刷則
無遺類矣檢在傍曰尚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
宗族亦自不少有服屬近而情好疎者有雖号同姓
而恩義反不及異姓者平时富貴既不与其一旦禍
患乃欲均之怨無此理粘罕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

室之獲免者乎此二事亦有取焉
天聖中劉公綽為京西轉運使分遣屬官盤量諸郡
在庾之米贏十餘万石奏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
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對曰向未
漕臣徇情不肯尽收入曆太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
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皆不因盤量收出斗斛致
身于此公綽大慚退謂人曰當是時殿上壁罅可入
我不入矣

紹興三年四月知藤州侯彭老以本州賣鹽寬剽錢
一万貫文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
進詔縱有寬剽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

恐乱有剽取媚朝廷侯鼓老可特降一官放罪以

妄作

建炎間大臣荐瀘州草澤彭知一有康濟之畧隱居
鳳翔者令守臣錢蓋津發赴行在此既入見乃以所
燒金及藥術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世仰三
省發遣赴元未去起仍將燒金合用什物于街市毀
棄

寶祐丁巳淮東總領獻羨餘三百万旨轉一官依曰
朕時董鴻儀父以司戶參軍為幕寮作歡如戒記之
其辭曰董子官于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券貯以篋
百費取需為率兼旬而尽復閱焉為數日以待繼有

奴狡笑于傍曰使狡得我是篋當不至乏絕且有贏
羨余甘其言也使我之已而默計其餅整壘恥也呼
狡未前問有餘狡曰有餘曰子非以吾之券貸于人
而取其倍稱之息歟不然則子獲草中之蚨歟狡曰
凶是也狡能使即有餘足矣奚以問為予喜而歌曰
昔嗇兮今豐昔窘步兮今從容月之羨以百計安之
羨以千計吾其免于狡受子之為吾謀也忠一夕月明步
于庭有歌于牆陰者曰露零兮今沾衣雀翻兮夕
飢雀飢兮何感傷之子產子之智兮而狡受子狡人之欺審而
所之吾史慙也予曰慙尔何歌之悲也曰自即之任
是狡也慙不得以受子之傭矣慙不足計也以物售

子者不得以受子之直矣子之所識窮乏者不得以
時蒙子之惠矣余矍然曰茲狡之所謂有餘者或詰
朝亟斥篋中券償之其羞溢也如初臬聞之雖怒而
愧

佩韋齋輯聞卷三

太玉山人俞德隣宗大父

王勉夫著野客叢書謂士大夫不幸遺其親于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雖固執而不顧其親君子所深惜焉子是以趙苞之破賊為非以周虓之降秦為是又曰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為虓無為趙苞案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為賊所虜賊出母示苞：号泣謂母曰昔為吾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万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周虓為梓潼太守遣

騎送母妻歸道為符堅將所獲虜不得已亦降堅以
為尚書郎媼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堅獲失
節至此母子禮蕙全秦之獲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
况即任乎堅乃止禮祀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于事君
一章獨言忠而不言孝忠即所以為孝也苞之與媼
均為太守非復在母膝下時矣食人之祿當死人之
事故死城郭死封疆全人避之苟以親故棄之城而
降其虧大節多矣母子俱存如君父何况吾為君子
臣吾之父母亦君子臣妾苟不幸而死于不測之地
吾能破賊吾子忠也父母而死于賊亦吾父母之忠
也事定之後辭爵賞而不受如苞之死斯已矣為媼

之降其可哉苟降矣使其母為王陵之母則亦所以
慰母心也故為人子之者不忍于其親必不舍吾親而
仕可也辭親而仕則為人臣矣為人子之臣而避其難
可乎或曰如此則高帝分我一杯羹之語然乎吾乎
曰是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包之與媼皆為人臣義不
當顧私恩而毀忠節者劉項之爭可已斯已矣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禮至人且不忍為况忍舍父
而取天下乎孟子于瞽叟殺人之問曰舜視弃天下
猶弃敝屣獨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謂得瞽叟之重于得天下也然則高帝之不顧
其父豈趙苞之不顧其母比哉或者又曰使苞而死

葬其母終身廬墓而不仕可乎曰父而有復歐血而死耳苟宗祀無託則終身廬墓而不仕君子亦無責也

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頂日月之光已而徧問羣臣惟傅毅對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遂謂佛之靈能于其教未行中國之先已見夢于帝案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者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歸武帝取而置諸甘泉所謂金人非佛像而何金像既入漢當時渾邪休屠數萬之衆皆從入塞內亦有入長安者志月氏故種其間豈無奉佛又有金像以為之宗主則中國之人習聞其事久矣

是則所謂佛者明帝固先聞之由聞生想遂形于夢此樂廣所謂因也不然傳毅生于中國何由而知飛行扶日月者為佛耶由此言之佛入中國雖在明帝時而其萌已兆于武帝時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聖人之說則前乎漢世佛之名固已著矣

趙韓王為相所事後置二麈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然于通衢李文靖公為相自言居位無補萬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見施行聊以此報國自常情論之二公若苟且齊事者而當時國家治安百姓富庶何也天下事不可輕易更與一利必有一害今日之有蓋于民者他時或有損于民是故法不至甚

樊守之可也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曹參之于漢亦然
豈特趙李二公之見如此
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健自言幼讀千字文因心動
神疲之語而有所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所以老而
不衰
昔褚淵為齊司徒賀客滿座褚焘歎曰使多回作願
之壽壽往年予死不當為一名士即名德不昌乃復有
願之壽往年予遊淮甸聞有以忠勇者朝廷累授
節鉞謂不在古名將下使先數年而斃誠有足以欺
天下後世者不幸老而不死願名損節為万世笑人
臣事君見危致命故死城郭死封疆義不返顧顏魯

公死李希烈之子年已八十志士仁人老而益壯固
不以衰年貳尔心也使皆如多回輩則國家以何所
賴于老成哉
王禹玉元厚之嘗問燕子容曰公記問之博以至國
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子容曰某每
以一歲中大事為綱而究当年之事則不忘矣如某
年改元某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某年有某事某年
立后立太子某年有某事某年命相某年有某事亦
記事之一法也

朝士曰皆蹀馬思陵幸維揚雨中見扇從臣察奔走
泥淖有墜馬折臂者及駐蹕于抗詔百官許乘肩輿

汪浮溪謝表云臣芳子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
至許有與之便又云憫塞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車
之佚

古者刑不上大夫已為忠厚之至大中祥符二年詔
曰朕念四方士子雖應刈楚之求未著贖刑之典深
可憫惻然自今曾應季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所
贖此意尤為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實宜謂嬰
以魚取故人吳節行是也

寧面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鑿名京師日閱十人
則卷簾徹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熟視不對
肆將撤穆陵辟去君奇苗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

以拜曰貴官姓穆陵曰玉牒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尚
太平穆陵驚愕曰叟何為者君奇對曰某閑人多矣
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為天下王今雖貧去此六
十日必富且貴因微詩為他日證穆陵占筆書曰許
負往昔笑天綱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
識爰月未幾選嗣沂即擢果州團練使郢州防禦使
封成國公寧面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歸
以虎錦標諸肆時相史弼遠呼君奇索詩紹為入秦
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車万放令歸鄉里君奇憤恚而
死

寧面升遐遺詔有曰雖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

心然克儉克勤未嘗一日縱已之欲故老聞之无不
實涕

穆陵繼統實史相彌遠擁立之功揚文元公簡史之
師也以列卿^師對上從容問曰問師相幼嘗授教于
鄉簡對曰臣之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也對曰
彌遠視其君如奕棋上默然罷朝以語彌遠彌遠對
曰臣師素有心疾

徐儵為侍從家貧朝服亦浣濯補穆陵見之蹙然
曰卿一貧至此儵對曰臣不貧陛下貧穆陵問之故
對曰階下內無良將相外無良將安得不貧之上愕
然

乾德四年十月詔先朝帝王陵寢申樵採之禁仍置
守冢戶委逐处长吏常切檢察罷任有無齊闕印曆
明書之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堯虞舜夏商湯周
文王武王漢高祖東漢世祖唐高祖太宗以上十六
帝名置守冢五百戶每岁春秋御署名祝版祭以太
牢商中宗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武
帝晉武帝後周太祖文帝隨高祖文帝以上十帝置
守冢三戶岁一祭以太牢餘如秦始皇漢惠帝景帝
武帝唐德宗敬宗武宗昭宗梁末帝後唐愍帝明宗
三十有八帝皆常禁樵採又詔曾經盜賊開者重製
禮衣常服棺槨以葬若先代帝王有祠廟者每祠

須及一百五十間以上委州縣長吏躬親點視索圖
赴闕遣使覈案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像
像繪付諸司惟東晉六朝陵闕多在全陵丹陽之間
當時江左未平所以制書不載斯亦忠厚之至也
咸淳末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禁天下婦人
不得已珠翠為飾時行在恙以瑠璃代之婦人行步
皆琅然有聲民謠曰滿頭都帶假无処不瑠璃假謂
賈瑠璃謂流離也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則流
離字本流離也
精太用則竭神太殺則疲孝者非天才敏贍乃欲弊
精勞神于字中狂文亦足致矣疾北史文苑傳李廣

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廣苦心于文辭間一日坐
而假寐忽驚謂其妻曰吾向似瞽見一人止吾身中
曰君用心過若非心神所能堪今辭君去矣曰恍惚
不樂後數日遇疾踰年而死宋淳熙間成都倅秦奎
極力屬文後得疾字皆不復識亦不能書以此遂殂
夷堅續志蓋言其詳云

用事之誤前輩所不免若尋常詩文亦未為深害至
若告君理宜謹審唐太宗向孔穎達曰孔子稱以能
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
此聖人教人謙耳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太宗雖誤以
曾子為孔子穎達八歲就孝誦記日千餘言圖記三

礼家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
易能屬文兼善算曆一時老師宿儒皆出其下質疑
辨難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
人教人為對何也蘇文忠公博學雖記又嘗注論語
其上皇帝書有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此論語載子
夏之言乃為聖人之何也其向上皇帝書云孔子曰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聖賢孝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此論語所載乃子
貢之今直言指為孔子書之再上又非顏達倉猝問
答比何為多誤若此紹興間中書舍人張嶧代秦會
之請先至江上諭諸帥探討劄子云臣聞德无常師

主善為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在湯咸有一
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
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諫以告太甲為相湯
孔子引周任之言又誤指以為孔聖當時朝士作詩
讥之事見周益公詩益夫以顏達文忠之才犹如此
于張嶧何貴焉要之告君之際須謹之又謹可也右
達奏事下驚馬字不作恐獲譴達父子雖无文季其
謹重殆可法也

淳佑間行括田法令百姓履畝自實無名子作詩云
并淮并蜀并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得畝田多一
尺二頭能有幾多長時宰闡之亟寢其事焉

宋景文公嘗言為文之要意不貴異而不貴親事不
貴僻而貴崇當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善夫
宋作景文作新唐書人以札闋諸之札闋者世俗厭楚
之語謂書門也記其好其耳唐徐彥伯為文率易新
語如以鳳閣為鷓鴣開危門為虬戶金谷為銑之漢玉山
為瓊岳開為豹奔犬竹馬為縹驂月兔為陰鬼風牛
為颺犢後進爭效之謂溢體則其札闋甚矣
丈人之義本于易尊稱也史記荊軻傳家丈人名高
漸離擊筑索隱曰謂主人翁韋昭云古者名男子謂
丈夫尊父媼為丈人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丈人者謂
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此皆尊貴之稱今

今世俗乃獨呼妻之父為丈人或云本漢匈奴傳漢
天子我丈人行之語又云泰山有丈人峯故亦稱曰
泰山唐開元十三年封泰三山公以下例遷階張說
為封壇使說塔鄭鑑以說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
賜緋因輔明皇訝而問之鑑無以對伶人黃翻緝奏
曰此泰山之力也疑妻父稱為泰山或本諸此善于
丈人之稱殊不知意義乎一日閱天文志有丈人星其
下曰子孫星娶妻為嗣續計丈人之稱或有取于丈
人星之義乎

俗謂大笑為絕倒山谷詩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絕
倒人不噴然晉書王澄字平之有高名少所推服之

聞衛玠言輒歎息則絕倒因歎息也北齊崔瞻使陳
過彭城讀道旁碑絕倒從者以為中惡史謂是碑瞻
又為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為則又為哀感而絕倒矣
要之絕倒者形體敬傾不自支持持之說笑而絕倒歎
而絕倒哀而絕倒皆以形體言不專謂大笑也
晉杜預上疏請伐吳有曰万一絲皓悔過徙都武昌
增兵夏口盡築江南諸城城不可攻野无所掠明年
之計恐无及矣昔与吳為敵國元凱慮正守江之良
計恐无及矣出此季世世長江為險武昌無重臣夏
口無重屯江南無高城深池豈亦不知古今者之过
歟

閨即下所以通款曲于上唐段文昌之言于文宗曰
今安北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
之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閼孺与上卧起公
卿皆曰閼說又梁孝王傳有所閼說于帝則閼節亦
可三門說打探趙康靖公聞見錄公須当打探先往
安排又東坡与潘彥明書雪堂如要偃息且与打探
相伴今俗以探為叠非也墨尿上武悲反默詐貌見
博雅及列子力命貌鷓突不分曉貌一作糊塗太宗
欲相吕正惠公左右或曰吕端為人糊塗吕原明家
塾記云讀為鷓突食醫心鏡有鷓突美正作鷓突字
罷休吳人言罷以休維之方言也闔閭語孫武曰將

軍罷休屏營驚惶貌國語申包胥曰楚靈王独行屏
營東漢刘陶上議曰屏營得程不能監寐係係俗謂
收拾世說長豫常為曹夫人併当箱篋狎狎不情貌
周顛答賓從絕句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回鶻為風
高今朝廿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搭猿裝演俗云羅
列張大貌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
人秘書省有裝潢匠熟紙匠各十人踏跋不振貌西
陽雜俎載錢知微賣卜為韵語曰足下踏跋不肯
下錢快憚迫促荀簡貌陸士衡文賦快憚瀾漫七耦
失疇埤蒼曰嗶嚅寂靜也音与快憚同義異唐突張
觸長笛融貌馬長笛賦曰渴瀑噴沫沫錫突李善注

李善注碣後即切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迹而
曹子建牛閑詩行至土山頭歛起相擔突則唐又作
擔旁午儀礼曰度尺而五注云一從一橫曰旁午施
行朝廷移文州縣必云王者施行見東漢黃瓊傳又
石鼎聯句詩吟物方施行羅樓蘇鶚演義曰幹了之
称孔齊文宣時王昕曰樓羅樓羅宋自难解梁元帝
風人辟城頭網雀樓羅人著而南史顧欢傳云薄身
之羨委羅之辨又說苑載朱負白詩太委羅乃止用
委羅字五代史刘銖傳云諸君可謂倭儼人矣則又
加人為卑末伶人自称樂巴傳雖幹更卑末皆課令
習讀宿苗俗謂逗留也列子黃帝篇趙襄子怪而苗

之徐而察之高欽人釋又留力救切謂宿留而視之
又史記天子幸緱氏城拜公孫卿為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曲之數日無所見滑稽詆諧貌屈原卜居云寧
魚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絮身
搢乎史記有滑稽傳寄附唐吳聞集薛防作霍小玉
傳云大曆中寄附鋪侯景家倚撫徧拾人善惡貌文
選曹子建与楊德祖書曰刘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
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唐書末俊臣倚撫諸武韓退
之石鼓歌倚撫星宿遺義娥跋扈毛詩無然畔援鄭
注畔援猶跋扈也梁翼跋扈將軍西京賦睚眦跋扈
援援即跋也媒藥漢書司馬遷救陵之言曰季全軀保

妻子之臣從而媒藥其短孟康注媒犹酒教藥謂釀
成其罪宋景文新唐書記程元振惡李光弼則云媒
蝎以疑之蓋本唐書官官傳如媒而成如蝎之蠱之
涪綰閩晉挈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綰閩而不
通黝黝上音和衛垣說字勢曰或黝黝狀似
連珠旁曹叅恒貌成公綰嘯賦司殛勞曹懊懷晉礼
儀志有懊懷歌麀糟見漢書麀卑蘭下註
永昌卜陵命司天監苗昌喬相地西洛既喪土昌喬
領董役內侍王繼思登山巔周覽形勢謂之曰太祖
之後当再有天下繼思默識之太宗大慚繼思曰与
參如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銘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閔

謀立太祖之孫惟告事洩呂正惠公時為上宰鎖繼
思而迎真宗于南衛即位繼思等尋被誅竄然昌裔
之孫逢聞其祖之語犹与方伎李士寧医官刘育蠱
成惑宗室世居共謀不軌以致敗死靖康末趙子崧
太祖六世孫也割竊此說適二帝北狩遂与門人傅
亮歃血而盟以俾非常傳檄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
景運皇天祐宗六葉而生耿躬繼聞高宗登極惶惧
歸命後為人撤又計之六竄嶺南至紹興元年十一
月駐蹕于越上虞縣丞婁寅亮永嘉人上疏其略曰
太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公也周公薨章丕取宗
室子育之宮中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制詔英

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爰故不斷如
帶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
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
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者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
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
後寂寞无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
違天鑒藝祖在工莫肯顧歆望階下子子行中遂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執秋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王嗣
之生廣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
脩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灵下繫人心之望高宗覽
之大悟遂沿大宗正安定郡王合時訪求宗室伯字

行七
考千史以下者十人入宮脩選于昌阜陵實在選中
自後光寧理度皆太祖之後昌喬之說始驗然一語
不謹既誤繼思又誤昌齡輩又誤其孫逢又誤于崧
諸人貽禍百五十餘年雖輕淺之徒妄生僥倖亦皆
昌喬之罪也是故青烏之術聖賢不道焉

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晚自号鉄鏡余為作頌曰人
間万事強：脂：胃次九流明：了：要知鉄鏡非
鉄山中晦明昏曉嘆六州四十三縣鑄不成八万四
千同一照

梁庾信至北方讀温子昇韓陵山寺碑愛而録之曰
惟有韓陵一片石稍可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
筆耳然子昇之文恨不多見魏史載闔闔門上梁祝
文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太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
簡枚卜無違雕梁乃駕綺習斯飛八龍杳：九重巍
：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真可共
語者也

佩韋齋輯聞卷四

太玉山人俞德隣宗大父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謂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余嘗疑之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而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蓋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郵十五年又會于郵十六年同盟于幽十七年同盟于幽僖元年會于櫟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五年盟于首止七年盟于甯母九年盟于葵丘實有十一也孔氏註曰鄭氏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之會平宋亂也宋有弑君之事而齊平之何不取也縱以遂人不至

宋人背盟而不取之猶云可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何為亦不取之又曰會雖十有一再會于郟再盟于幽其地凡九故曰九合然亦有所未盡也夫子此語正以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以故稱之北杏之盟遂人不服郟之始會請師于周僅取成于宋而還霸業皆未成也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郟則霸業成矣左氏于是會也為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夫自始霸之年歷數至于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以謂之九合也此可以祛諸侯之感矣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子張學于祿與夫問達問行皆為人也非為己也孔子于學于祿則曰言寡尤行寡悔于問達則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于問行則曰言忠信行篤敬皆使之反求諸己焉及子張書諸紳則其覺悟也至矣他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之語與夫五美四惡之問豈復前日之子張邪信乎孝之能變化氣質也

伊川曰樂隨風氣至韶而極備者堯之時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猶有未至也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宰子晝寢夫子譬之朽木譬之糞墻疑其責之太過晝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寢則不可也語曰寢不尸曰寢不言又曰必有寢衣蓋寢非假寐也君

子以嚮晦入宴息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正晝之時
乃弛然自放于林第之上神昏氣惰其不足進於道
明矣此聖人所以深責之也况禹惜寸陰周公坐以
待旦聖人之汲：如此晝寢其可乎

孔門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與夫
知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不可具舉蓋
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勇力行近
乎仁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
愠不形于色至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之
忠可也然仕止久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于三已而
不悟聚諸色舉翔集者何如哉故不與之以仁也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崔杼于齊其蓄不臣之意久矣陳文子與之同朝
力能誅杼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不于此時決去就之
分至于齊侯遇弑乃棄十乘之馬而違之其知可知
矣亡雖越境許之以清可也亦焉得為仁哉未知焉
得仁皆言于知猶未盡焉得為仁也擇不處仁焉得
知語意正相類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孔氏以矢為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誓辭也
如云所不與崔慶之類者否謂不合于理不由其道
也厭棄絕也而孔氏古註乃謂與之咒誓義可疑焉

及觀程氏外書朱公揆記伊川先生語乃以否為否
泰之否天厭之者天厭吾道也正天喪予之意後見
緯文公羊筆解亦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
為厭亂之厭孔以矢為誓非也又以厭為楹蓋失之
矣孔子見衛君任南子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
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說也天將厭此亂世而
終豈泰吾道乎如此則矢乃臯陶矢厥謨之矢伊川
退之皆一代鉅儒皆以否為否泰之否意必有所見
姑錄之以俟後之君子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盛
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常見之今周公
夢久不復作則其志慮之衰也甚矣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先儒謂脩脯也十挺
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苟以
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案杜恕論曰束脩之案業
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後漢馬援傳注云
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杜詩荐伏湛曰自行束脩
訖無毀玷註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註束脩謂
束帶修飾不可以束脩之不出境一槩論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
也先儒謂韶尽美又尽善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
歎美之如此程氏又以三月為音字之誤學之說

蓋本諸史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自周南以下歌諸國之風自象箏以下脩三代之舞至舞韶箏札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則魯未嘗無韶也孔子魯人也使孔子而欲季之歸而求之魯可也何為至齊而始聞之始季之哉韶舜之樂也舜之後封于陳隱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侯使欽仲為卿欽仲辭使為工正蓋陳氏得政于齊之始也自是之後陳氏浸疆疆昭五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晏子語叔向已齊其為陳氏之說至八年魯亂孔子適齊于是聞

韶則陳氏之得志于齊久矣三月不知肉味蓋憂齊之將亂非季之也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非美之也當是時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足陳之強齊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聞韶之歎孔子其能自己乎是時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留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請討之則聞韶之歎豈圣人過憂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朱子云仲弓為人寬宏簡重有
人君之軀故可使南面然莫審其說或者謂雍也仁
而不佞仁則寬宏不佞則簡重必本乎此非苟為是
言也
君在蹶蹶如也與：如也註與平声或如字蹶蹶恭
敬不寧貌與：威儀中適貌橫渠曰與：不怠嚮君
也而伊川答王信用之問乃曰與：容與之貌蓋蹶
蹶則不安與：則易津蹶蹶而與與恭而安也
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圣人
豈有作亂之事但恐亂其氣血或致疾或言語顛錯
容貌傾側皆亂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石林葉少蘊解
此甚詳且有理因次其說諸侯莫盛于桓文桓文之
霸莫盛于首止之盟與溫之會桓公之盟首止也意
謂太子鄭將廢已朝而諫之王從則太子安不從則
廢諫之從違未可知也吾為會而會世子使天下諸
侯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愛襄王
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會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諸侯盟于首
止夫別其文曰會王世子再見諸侯也盟而世子不
與辭繁而不殺其與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會則不
然吾霸諸侯孰不吾畏吾既可率諸侯以會

温則率之以朝京師亦可也文公也乃不朝王而召
王其意盖示天下曰王猶從我其誰敢不從不過挾
天子以令諸侯耳故春秋曰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
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俄而曰天王狩于閭陽
先言會而繼之以狩則文于是乎病矣故桓公之召
世子正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因已
之霸脅諸侯以召王以迹覘之若正其所以召之則
譎也

子擊磬于衛一章說者謂荷蕢訊孔子人不知而不
止孔子故責其果于忘世而不為察孔子歷聘諸國
独于衛而擊磬何也衛自曠輒之乱父子之分蕩然

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
名乎則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久矣擊磬于衛非無
衛也石聲擊磬以立辨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
蕢隱者知孔子之心過而聞之故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鄙哉言其闇其事也磬：乎磬：石聲也謂
子擊磬雖磬：乎聲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傷時人
之不知也于是又援衛風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
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曰厲曰揭以淺深別
之今衛之父子奸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惡非可以淺
深論也子曰果哉以其說為然也末之難矣天下之
事正之于始為易救之于末為難衛之至此吾亦末

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干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朱子謂其斯之謂與此上疑有闕文恐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下仍折為三章後闕無垢張氏心傳錄于恕云見善如不能及急而不進也見不善如探湯初雖畏之探之不已則漸入之矣是漸而入于惡也于善而不進于惡而漸入其人何如哉齊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說不

可謂不見善也然終不能用孔子是不及也貪利之心駸：不已積為至于干駟豈非不善而漸入乎孔子與景公同時故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至若伯夷叔齊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今無其人矣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所以結上章之意也是說亦有取焉愚嘗觀景公與晏子論陳氏之事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我不能已矣斯言也豈非見善如不及之謂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章先儒解之不甚詳蓋費
乃季氏之邑不狃不得志于季氏與陽貨謀去三桓
不克而畔夫謀去三桓不克而叛乃畔季氏非畔魯
也故史記世家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
往而卒不行况孔子亦素有惡三桓之意其為大司
寇攝行相事定公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費墮
郈墮却則不狃之以費畔或者疑與孔子之意合是
以欲往也不然孔子豈輕于從不狃者哉厥後不狃
與叔孫輒奔吳為邾故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
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仇國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
惡非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自定至

哀陽二世自定九年不狃畔而去至哀八年吳將伐
魯十有五年不狃之去魯久矣尚眷于魯如此則
不狃非特不叛魯且忠于魯者也特子路未知不狃
之心耳然孔子始雖欲往而終不往者豈不以不狃
以輕怨使陽貨逐仲怀其所守不固邪門弟子書公
山弗擾召則曰以費畔佛肸召則曰以中牟畔中牟
亦晉之大夫趙襄子之邑佛肸非畔晉也

論語記孔子答門弟子處皆有曰字惟答宰我短喪
之問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女字上不書曰字此記言者善形容圣人深嫉宰我
之意礼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粗衰既葬蔬食水飲受

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線緣要經不除無
食稻衣錦之理夫子以此發宰予不忍之端而予忍
之所以絕之之深嫉之：至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先儒以患得之
謂患不得之愚謂鄙夫劣闇之稱世謂鄙陋鄙俗鄙
猥鄙各俚皆其人之不足道者也故于未得之先反
以得為患懼不能勝其任也既得之又狃于富貴利
祿而患失之心生焉苟其患失之則無所不至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下三句皆言思死生亦大矣而見危致命獨不

言思何也士而見危便當致命正不必思也思之則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之窮乏者皆足以動其心
而拂亂其所為矣李陵欲得當以報漢南霽雲曰將
以有為皆不必思而就有思也夫提卒五千轉戰萬
里矢盡窮道陵可以死矣睢陽既陷巡遠就戮霽雲
何容復有為哉不必思而後有思也此李陵所以生
降隕其家聲而南八男兒死之治語巡所以呼霽雲
而警悟之也然子張于仕則曰見危致命孔子于成
人則曰見危授命蓋授者安于天而致則以人力為
之所以有成人與士之美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秉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本一章所以發明春秋大義說者折為二章頗形辭費蓋因有兩孟子曰之故殊不知中有孔子曰一句故下不得不再書孟子曰以別之不然則五世之說似為皆孔子之言矣其大旨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非孔子自作也晉之秉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三史所述其事莫過於桓文其文則史也孔子謂邱竊取之三書之義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獲麟絕筆之後至孟子游梁之時

已百四十有餘年三十年為一世以成數計之蓋五世矣君子漸潤之澤小人汙染之澤至此五世皆斬然矣李彪乞修史表云東觀中地冊勲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一日不書百事荒蕪即此意也戰國之世善惡不明亂子臣賊子復接迹于天下孟子憂之欲繼孔子而作春秋其全不及孔子故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徒犹斯人之徒及非吾徒也之徒不过退取春秋之与公孫丑万章之徒唯疑答向而已故曰予私淑諸人也私淑正与竊取之義同如此則一章之指昭然義見

晁氏客語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人

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若隘也然不念舊惡所以為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浼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為下惠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此為人君者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其君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此為人父者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其父子思之言渾涵孟子之言銘利禮記載子思舊君反服之問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已孟子則反覆辨論至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

君如寇讎于此可以覘子思孟子之學矣趙臺卿作孟子題辭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列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神三代之遺風意則然矣孟子生戰國之時炎列未奮孟子亦何由之此亦遺文之病若曰本之讖緯則聖賢不道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案史記索隱叔梁紇先娶施氏九女其妾生孟皮跛求昏于顏氏而娶徵在遂生孔子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先儒謂匏瓜也匏瓜

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愚嘗疑而惟其義一日讀衛風之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乃知匏可繫以濟涉所謂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者是也又莊子今子有五石之匏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之上司馬氏云樽如酒器縛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綴也所謂腰舟然匏雖可繫而味苦且其中罔然故不可以食

先儒曰文章與時高下改厓土裂則三光五嶽之氣分三光五嶽之氣分則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故三代之文至春秋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噫是固然矣然政之厓土之

裂莫春秋戰國為甚吾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卒使彛倫叙人極立亂臣賊子悞一時游夏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得以與斯文之盛是豈以政厓土裂病哉下是如荀卿揚雄之輩顧時之治亂銳然振斯文而起之亦足以繼往哲而詔來者又下而諸葛孔明以出表師一表繼伊訓說命于三國鼎沸之時陶淵明以歸去來辭傳于典午灰燼之日而當世斯文亦賴以不坏不泯然則文章果與時高下乎哉

余自渡江以來文人才士視東郡諸老若有愧焉故說者得以光嶽氣分而議之然乾淳端平之際如朱公燾張公栻呂公祖謙真

公德秀葉公適陳公傳良魏公子翁相繼以道自任
以文自鳴卒使後生小子習見典型爭自濯磨于學
亦不可謂全無人也惟末年學士大夫篤意舉業以
進取亂其心以富貴利達蕩其志于是文氣委蕩而
文之古者始寥々然不見于世是非光嶽氣分之故
也人實病之也方今東西南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屬
三光五嶽之氣渾然合矣大文之式在今日余老
矣不得與于斯文之盛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韓
愈歐陽修者將必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見之矣嗚呼
光嶽之分合其與于斯文之興廢也邪抑無與于斯
文之興廢也耶





